

馬克思列寧主義 原著介紹

第二輯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

北京 一九五四年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

馬克思列寧主義原著介紹

第 二 輯



北京 一九五四年

蘇聯共產黨中央關於因『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而應如何進行黨的宣傳工作的決議中指出，聯共（布）黨史分爲三個基本階段，其第二個階段是：布爾什維克黨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第五章——七章）。我們編輯本書之目的，在於提供學習這一基本階段中若干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時的參考。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

37.1.16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憑證發行

書號：總1—24

馬克思列寧主義原著介紹〔第二輯〕

編輯者：中國人民大學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僅供參考，請勿翻印）

一九五四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00001—10478 (410+67+10001)

目 錄

列寧論民族殖民地問題		И·克魯普斯卡婭		一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蘇·А·鮑格達薩羅夫		一一
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底典型		托洛卜金		二三
——論斯大林的『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				
馬克思資本論底天才繼續		А·列昂捷也夫		三一
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四五
——列寧著『國家與革命』三十五周年				
斯大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А·巴格達薩羅夫		五三
論列寧的『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А·薩尙諾夫		七五

列寧論民族殖民地問題（節錄）

И·克魯普斯卡婭

編者按：本文係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夫人）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日爲列寧論民族殖民地問題一書所作序言的節錄。譯文根據解放社一九四九年中文版，僅一兩譯名爲求統一加以改動。

列寧是屬於這樣的一代，這一代會聽過那些親自看見沙皇政府野蠻地制裁起義的波蘭的人們所說的故事，這些目擊者親自看見過，沙皇政府曾經怎樣壓迫、凌辱、糟蹋那列入「俄羅斯帝國」的一切人數衆多的民族，它曾經怎樣虐殺猶太人，怎樣靠教會和學校散佈民族的紛爭。尙在青年時代，住在新比爾斯克（這裏有好多這樣的民族）時，列寧就看見過該地知識分子對「異族」的態度。

「說到猶太人，必說『幾得』；說到波蘭人，必說『波蘭佬』；說到烏克蘭人，必說『霍霍』；說到捷克斯人，必說『王公』。」——列寧這樣告訴我。

列寧的全部革命活動是跟反對俄羅斯國內民族紛爭的鬥爭、跟反對一個民族壓迫別個民族的

鬥爭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

起初他的注意中心，是反對民族紛爭及國內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問題。但是他是跟工人運動底國際任務密切聯系起來考察這些問題的。

在他於一八九四年所寫的和非法出版的頭一部巨著：『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裏邊，列寧寫道：

『若不在每一個國家內把被壓迫者階級組織和團結起來反對壓迫者階級，若不把這些民族工人組織團結為一個國際工人大軍來反對國際資本，就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克服民族惡感。』（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一一三頁）

在他於一八九六年在獄中所寫的黨綱草稿裏面，列寧更詳細地樹立了這種思想。

列寧很早就學會了不信任所謂『有教養的社會』底自由主義的說法，這些『有教養的社會』在事實上是不擁護勞動者底利益的。列寧看到，只有工人運動才是打破現況的出路，他認為，只有工人階級才能結束一個民族對別個民族之任何壓迫。

在紀念革命流亡者赫爾岑（他於一八五六——一八六七年在国外辦了一個非法的聲鐘雜誌）誕生百年的一篇文章裏面，列寧寫道：『當所有俄國自由主義派羣狗黨，都因赫爾岑辯護波蘭而避開他時，當全體『士大夫階級』都棄絕了鐘聲時，赫爾岑並沒有表示慌張。他仍然擁護波蘭底自由，而攻擊亞歷山大第二左右的鎮壓者，劊子手，絞刑手。』（參閱列寧文選兩卷

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七八九頁）

列寧認為，一切民族的工人應該盡可能密切地團結起來。一切民族的工人需要在國內有一個統一的黨。落在小資產階級影響下的猶太社會民主派，如『崩得』（即猶太工人同盟——譯註）者，曾希望分離開來，曾希望有其獨特的社會民主黨，這個黨只是跟俄國其他社會民主黨成立協定——跟它們保持聯邦的關係。要是這種觀點佔了上風的話，那末在俄國就談不到有領導一切運動的統一的黨了。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曾發言反對『崩得』底這種政策。『崩得』退出黨了。這是一九〇三年的事。一九〇五年革命爆發的時候，它在事實上表明有一個統一的黨之必要，於是在黨的斯德哥爾摩第四次聯席大會上，一切民族的黨便合併為一個統一的黨，有着統一的綱領和章程，但分為民族集團。

列寧並嚴厲地出而反對『崩得』所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這個思想把重心移到為獨立解決有關民族文化的問題之權利而鬥爭的上面去了。列寧證明，文化、學校是跟一般政策不可分開的，是由被成千的線索跟全部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的；而且民族文化自治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資產階級力圖用民族文化的口號使各個民族的工人離開與其他民族底工人所共同的政治鬥爭。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曾通過了黨綱上關於民族自決權的條文。列寧是熱烈底擁護民族自決權的。這是一個最容易激起爭論的問題。在波蘭曾有兩個黨，這兩個黨都

是依靠於羣衆的。一個是小資產階級的——波蘭社會黨；一個是工人的——波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波蘭的工人，比波蘭小資產階級更感覺需要與俄羅斯的經濟聯系：波蘭社會黨主張波蘭分離；波蘭社會民主黨則反對分離。它們之間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害怕，黨對民族自決權之承認不啻將給波蘭社會黨火上加油。盧森堡及其他許多波蘭同志都是抱着這種觀點的。但列寧却說，民族自決權並不是表示宣傳分離，而且不能只是從波蘭的觀點來處理這個問題。事情不只是波蘭一國而已。同樣不能只是從今日的觀點來處理這個問題，在我們的黨綱上，這個問題對於反對俄國沙文主義（狹隘的愛國主義——譯註）的鬥爭有着巨大的意義。這個口號使得對於俄國政府的侵略政策不能有任何同情了，即使是在最隱蔽的形式之下，也是一樣。

在反動諸年後，在一九一二年，工人運動又高漲了。布爾什維克致力於組織無產階級底革命的工人政黨。一九一二年八月所舉行的孟什維克取消派、「崩得」派、托洛茨基派聯席會議，是在另一個路線之下進行的，該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案，將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從選舉綱領中取消，而代之以普選權和全權國會的口號；沒收土地的口號，則代之以修改第三屆國會土地立法的口號；人民武裝的口號也被取消了。在民族問題上，該會議以要求『保障文化發展自由』的形式，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口號。這個八月會議曾迫使布爾什維克加倍地慎重，更明確地提出了有關黨的民族政策的一切問題。另一方面，並非常尖銳地提出了快要爆發的戰爭的

問題。十月間曾在巴賓爾召集了國際社會主義非常大會，這個大會發表了關於戰爭的宣言。戰爭日益迫近的事實要求，要把有關民族問題的一切條文更加精確和強調，因此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黨在民族問題上的路線，是特別縝密地討論過的。

一九一四年八月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了。它把民族政策的問題置在另一個平面上。各民族相互關係的問題，在世界範圍內，提在了首位。民族自決權的問題更具體得多了，不再只是理論的問題了，它擴大了，與殖民地問題相聯系而成了極端迫切的問題。爆發了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爲了分割世界、爲了分割殖民地而廝殺的。民族問題極度地尖銳化了。現在已不是簡單地工人階級對民族問題的關係的問題，而是在帝國主義時代，在爲分割世界而鬥爭的時代，工人階級對民族問題的態度問題，戰爭使第二國際破產了。交戰國底社會民主黨在民族問題上投降了。布爾什維克以列寧爲首，沒有投降，而是發展他們從前在民族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他們把這種立場跟戰爭問題、跟無產階級底全部國際鬥爭密切聯系起來。帝國主義大強國間所進行的戰爭遮住了爭取獨立的民族運動之作用。好多人以爲，弱小民族爭取自己解放的歌曲已經唱完了。列寧會竭力起而反對這樣的觀點。他說，弱小民族各個反對帝國主義是無力的，但它們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要是我們——他說——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不會利用偉大的反對帝國主義各個災害的人民運動，以加劇和擴大危機，那麼我們就是蹩腳的革命者。』

十月革命在布爾什維克面前全面地提出了一個任務：在民族政策領域內實現他們從前所說的一切。

列寧所起草的勞動和被剝削人民權利宣言第二條說道：『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是建立在各自由民族底自由聯合之基礎上面，而成為各蘇維埃民族共和國之聯邦。』但事情不僅在於真正實行民族自決權，而是要在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困難的條件之下，在內戰的條件之下，在國際範圍內日益展開的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條件之下，來實現它的。

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指定人民委員長的時候，列寧曾提議委任斯大林同志為民族事務部委員長。列寧深深知道斯大林對民族問題的觀點，兩人尚在克拉柯夫、尚在世界戰爭日益逼近之時期就對這個問題談過好多，他知道斯大林的信心，知道他分析日益展開的鬥爭底複雜問題之才能，知道他在實際上辦事之才能。所以，他提議斯大林擔任民族事務部委員長的職務。斯大林在這個職務上作了巨大的工作。在第九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舉行的），列寧把四年來蘇維埃政權對住在舊俄境內、並受沙皇政權有系統壓迫的各民族的政策作了一個總結。『有種種事實，這些事實不可駁斥地、不可爭辯地證明，在戰勝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俄國，一個極小的、毫無軍備的民族，不論它怎樣弱小，都絕對地可以而且應當安心的，就是，在我們對他們的關係上，除了和平的意願以外，再一無所有了，我們對於舊政府底舊政策底罪惡之宣傳是不會減弱的，而且我們不論怎樣，以巨大犧牲和讓步的代價，與一

切前屬俄羅斯帝國而仍願與我們留在一起的民族保持和平的願望，依舊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交戰各國都竭力挑撥被沙皇制度所壓迫的各民族對俄羅斯的舊的、由沙皇制度所造成的仇恨，並唆使他們反對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該給一個抵抗了。但是蘇維埃政權在予以抵抗時，曾向工農羣衆說明，鬥爭是爲了什麼而進行的，它努力幫助剛成立的各民族共和國內部廣泛展開的階級鬥爭，援助在其民族共和國內部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工農羣衆。例如，對於烏克蘭，蘇維埃政權底這種政策曾經是徹底執行了的。人民委員會「承認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其與俄羅斯完全分離或與俄羅斯共和國訂立兩國之間聯邦的及相似的相互關係的條約之權」。但是在烏克蘭所爆發的內戰中，布爾什維克則是支持烏克蘭蘇維埃政權的。烏克蘭所成立而帶有小資產階級性質的「拉達」——國民最高政權，起初對蘇維埃俄羅斯是持着「中立」的立場，然後在十二月則跟法國使團訂立了協定，開始阻礙對德戰爭之停止了。於是在第一次全烏克蘭工兵農代表大會（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上選舉了烏克蘭中央執行委員會。「拉達」進行了反對中執委和烏克蘭蘇維埃的鬥爭，這一鬥爭會轉化爲內戰。「拉達」終於被推翻了。

列寧總是要求對剛成立的各民族共和國之蘇維埃政權予以高度的注意。他給第十一軍革命軍委打了一個電報，其中指出，必須「對喬治亞的主權機關要特別尊重，對喬治亞的居民要特別注意，特別謹慎」（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七卷，第二八頁）。

蘇維埃政權的政策會徹底實行了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政權存在以前好多年就說過的一切，這一政策向全世界勞動者表明了俄共對民族問題的觀點、列寧對民族問題的觀點之正確。

在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殖民地壓迫會大大加強了。帝國主義戰爭會喚醒了東方，把東方人民吸引在國際政治之中。東方各民族（印度、中國等）登上了世界鬥爭的舞台。『社會主義革命——列寧說——將不僅是、而且將不主要地是各國革命的無產者反對其資產階級的鬥爭；不，它將是一切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殖民地和國度、一切附庸國度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

『我們俄國人正在開始的事情，以後要由德國的、法國的或美國的無產階級來鞏固的；但是我們看到，要是沒有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首先是東方人民底勞動羣衆之幫助，那他們是不會勝利的。』列寧是從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上來處理正在覺醒的東方各國的鬥爭，殖民地國度的鬥爭的，他着重指出了我們的鬥爭與他們的鬥爭之間的不可分離的聯繫。列寧死了，但是列寧主義却在活着。

民族政策問題，現在在列寧逝世十年之後，在國際範圍內非常尖銳地提出來了。法西斯主義全力煽起瘋狂的民族主義，把它偶像化，把它與全世界勞動者底國際團結性對立起來。蘇聯乃是怎樣實現列寧的民族政策之榜樣。我們共產黨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徹底實行了這個政策。達到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是要通過階級鬥爭之尖銳化的。而階級鬥爭之尖銳化

正在各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區內進行着。蘇維埃政權幫助各民族區和民族共和國大工業之發展，就鞏固了工人階級，教育了各民族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幹部。蘇維埃政權幫助各民族區和民族共和國農村經濟集體化之發展，即摧毀了富農階級之基礎，摧毀了小私有的心理底根源，這種心理正在培養着民族孤立主義底情緒。以前統治農村的剝削的上層分子看到自己的滅亡，正在與法西斯的民族主義聯盟中找尋出路，而在新的戰爭之威脅面拾起頭來。最近我們在烏克蘭看到了這一點。蘇聯共產黨正努力反對民族區和民族共和國內民族主義小集團的復活，要求共產黨員在這一戰線上須有很大的警惕性；同時並指出，在與各個民族主義小集團底民族主義作鬥爭時，對於大國沙文主義底表露還要表現很大的慎重，這種大國沙文主義底表露還依舊是主要的危險。

蘇聯共產黨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政策把蘇聯變成了國際範圍內日益展開的反法西斯主義鬥爭底前哨，變成了準備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哨。

（選自列寧：論民族殖民地問題，解放社一九四九年版）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蘇·A·德格達薩羅夫

一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極端重視民族及殖民地問題，這是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總問題的構成部分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愛爾蘭、印度、中國及中歐國家的當代事件以後，提出了有關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的共產黨綱領的基本原則。列寧和斯大林綜合了他們時代在新歷史條件下，那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殖民地及附屬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和民族解放運動，而同時發掘到民族問題的核心，並用完全與馬克思主義相符合的原則來分析它，直至一切細節。

大家都知道，沙俄是一個各民族的牢獄，有着它的一半以上的人口成爲民族壓迫的犧牲者。被沙皇主義奴役的各民族，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強大的後備軍。因此，爲用革命來改造俄

國而奮鬥的布爾什維克黨，對於民族問題特殊注意，那是一個十分自然的事。

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和斯大林黨關於民族問題，業已產生了一個根據科學而精密制定的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綱領。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以及列寧的著作論民族自決權和民族問題評註，對於這種綱領精密制定，有着極大的貢獻。

在革命前的那些日子，布爾什維克黨面對着團結各民族勞動階級及俄國各民族的任務，把他們成爲一個聯合陣線，來爲反對沙皇主義，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而奮鬥；爲揭露資產階級及其他民族主義者的假面具而奮鬥；爲提高民族問題的內容，達到一個適當的科學水平而奮鬥；爲養成大眾及主要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那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奮鬥。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中，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問世。它是在維也納寫成的，一九一三年春天第一次發表於布爾什維克教育雜誌上（第三期至第五期）。斯大林的這本書是馬克思主義者綱領的一個宣告。『它是布爾什維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和綱領宣言。在這部著作中，用鮮明雄勁的筆墨對比了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方法、兩種綱領、兩種世界觀：一種是第二國際的，另一種是列寧主義的。』（見斯大林傳略，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四三頁）

斯大林用了精湛的歷史唯物論的方法，視民族是一個歷史形成的範疇，是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產物。一個民族是一個歷史形成的人們的共同體。但這個共同體，不是種族的共同體，不是部落的共同體，也不是反動派和法西斯派所宣傳的，是一個隔離的生物學的有機體。納粹黨所杜撰的種族理論，和科學毫不符合而和歷史發展的整個途徑相抵觸的。各民族是由各種不同的部落組成的，並且經過好多世紀的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及其他勢力的影響的。

然而並不是每一個歷史形成的人們的共同體都能够稱之為一個民族。民族必須有人們語言的共同體，這是拿來作為公共的和經濟的聯系的一種手段。其他兩種組成民族的必要條件，是地域的共同體和經濟生活的共同體。最後，結合在一個民族中的人民的精神形態的特徵，心理狀態，也是十分有關重要的。

斯大林說：

『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經濟生活以及有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

『……把上述種種特徵中任何一種特徵單獨拿出來，都不足作出一個民族的定義。』